

科學+幻想=科幻？

夏夜，仰望繁星滿天。想想，那璀璨的星光，早在我都未出世，便從宇宙的那一端出發了，或在孔子週遊列國，或當文明尚未成形之時，便已開始了它們的旅程。

科學，摧毀了遠古的神話，也帶來了現代人的神話。只是，這神話已不再純然樂觀，但它的神奇與幻想仍在現代人的意識裏翱翔。而我們——身處在科學的衝擊下的人——也像古人一般地，面對著神話——科幻小說——問道：「那為什麼不可能？」

· 科幻小說是什麼

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的定義很混亂，因為它不像戲劇、詩歌有一定的形式，而它的內容，以目前的趨勢

而言，科學的成分減少，幻想的層面逐漸增多，也不一定要以現有的科學知識為基礎。因此，光從「科幻小說」四個字跟本不能定義一種文學。

根據黃凡先生的說法（也是較合乎一般人的觀點），有三類說法比較接近科幻小說：科技小說、科幻小說和幻想小說：「科技小說」的科學理論、科學背景非常重要，也就是「機關佈景」很多。有一部小說「聯合縮小軍」，主要是探討人類血管、醫學外科的各種問題。近來許多電腦的入門書，也是安插幾個角色來介紹關於電腦的一些問題。這些書的作者，得具備很專門的知識，但因為它的專業性太強了，可能影响了小說情節，而減低了它的小說性和文學價值。

「幻想小說」，以倪匡的小說而言。其科學背景較少、較薄弱，最主要部分是

「想像」，發展出一些不可能、不可思議的事件。因為不用花很多心思在了解「機關佈景」，一般讀者都可以接受，可說是一種以通俗性、娛樂性為主的小說。但也未必所有幻想小說都走通俗路線，例如張系國編譯的「海的死亡」，其中收錄的「海的死亡」和「死神在科林斯城」都充滿了哲學意味。「海的死亡」描寫守燈塔的父亲在海的死亡之時以身相殉，表現出一種殉道的精神；「死神在科林斯城」則改寫自希臘神話，一心想逃避死亡的科林斯國王西弗西斯，用盡各種方法不讓死神帶走他的靈魂，最後他終於明白死是一種解脫，死神其實是極為仁慈的。

「科幻小說」應該是科學、幻想成分各佔一半。太重科學則看起來像篇論文，太重幻想則知識性又薄弱了。

雖然理想如此，但人並非電腦，可調整，固定在科學、幻想各佔一半來完成一

科學和幻想，得拿捏得恰到好處才行。



部科幻小說。在國外，作家已將科學和幻想結合在一起了，很難劃分科學成分如何如何，幻想成分如何如何，更有甚者，還有人提出科學可以從廣義上解釋為社會科學、科幻小說就不再僅限於自然科學的幻想小說，而成爲包括探討社會變遷、人文精神等課題的幻想小說，這也比較合乎今日的發展趨勢。

最早「科幻小說」這個名詞是由Hugo Gernsback 提出。他說：「一定要某方面多多少少有科學根據或背景的小說，才算科幻小說。」這樣一來就不論成分多少，總要有些「科學觀點」在裏頭。爲了情節發展的方便或利於衝突的產生，科幻小說家可以利用一些約定成俗的工具，像時光遂道、光速火箭等來便利情節的發展，這跟武俠小說中「腳一點地，人便如箭離弦般的向前飛去」的作用是一樣的，但不能濫用，否則就失之荒謬了，最好是在現有的科學基礎上作合理的想像。

科幻小說的最終目的在「關懷人生」，不論形式、風格如何，只有包含如此襟懷的方能稱之爲巨著。人性之一個取之不竭、探之不盡的題材，面對著科學的狂瀾，人類高貴、善良的一面與自私短視的一方相互對抗，其結果殊難預料。而科幻小說，便如神話一般，表現對人類對科學的「共同意識」：有些樂觀的成分，也夾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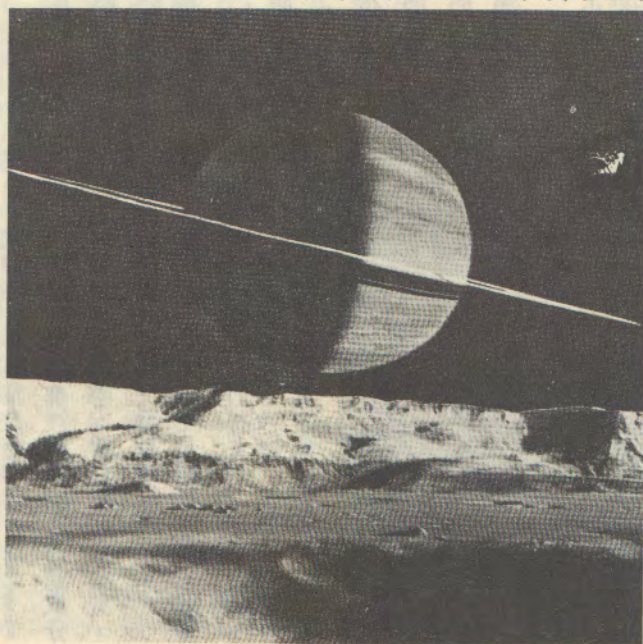
了一些猜疑和恐懼；只要人性的黑暗面仍在，科學的烏托邦仍是遙遙無期。

科學與科幻

「科學離不開幻想，藝術離不開真實」，一件藝術品可能看起來很抽象，但可能描述更高層次的真實；同樣地，有些科幻小說描寫的問題或科技的進展，以今日的眼光看來頗不可思議，誰又能保證將來不會發生？

科幻小說的積極作用，便是刺激人類的想像力，同時激起追求進步的渴望，促進科學的進步。早期的關於登陸月球、火星等人等題材的科幻小說，現在看來真是謬誤百出，但是在其中也不乏驚人的想像，一百年前有位法國科幻小說家寫了一本登陸月球的經過，他的想像和百年後的真實狀況非常接近，連太空船名字、三個人乘坐、發射的地點、降落的地方、繞月的經過和速度都很接近。又如還有一批畫家，專門描摹星球，一兩百年前，憑著簡陋的望遠鏡，加上推理和想像，描繪出太陽系行星的細微部分，其中當然不乏錯誤的觀

星行畫家的一品從土衛星上看星



念，例如以爲月球表面充滿了陡峭的山峯和尖銳的岩石，但實際上月球上的地形是十分平緩的。但這些星球畫家也畫出了和探測太空船攝影幾乎一模一樣的圖片。在此，我們不得不贊佩人類想像力之馳騁。

過去數百年，科幻小說的確刺激了科學的進步，在今日，我們可舉原子彈的發明爲例。美國一九四四年試驗原子彈時，官方發現有本雜誌的通俗小說把原子彈的機密洩露了，他們查到這家雜誌社，發現原子彈實驗中心買這本雜誌的人極多，也就是從事原子彈發明的科學家，對科幻小說中原子彈的製造非常感興趣。人的思想

人的思想往往先於真正的發明，但真正的問題往往是始料未及的。



往往先於真正的發明，科幻小說提供了這種衝動——好夢是可以成真的。當然，這要科幻小說家對通俗科學、尖端科學將來的發展有正確的認識才行。

然而，科幻小說對科學也未必有益而無一害。如果受科學訓練不夠的讀者看了科幻小說，可能將其中的想像當成科學，就像早些日子小孩看了神怪漫畫背了木劍上山求道，這對科學的普及是有很大的害處的。但這些害處也不是免不了的，只要創作者自己能弄清楚，也許反而有正面作用，使大家由科幻的興趣轉而對科學也產生興趣。

科學的發達也會促成科幻小說興盛。在西方比較流行「科學的科技小說」，因為他們的科學比較發達，有比較好的背景，譬如美國、日本閱讀科幻小說的風氣很盛。在中國讀武俠小說似乎是歷久不衰的

，看科幻小說卻不大起勁，除了文化背景的問題外，創作者的學養也是一個問題，如果寫得不符現實的話，知識分子看了便要倒胃口。例如有篇小說寫的是一位清靜自守的人看不慣大城市的物質慾望高漲，就搬到城市外圍的山上，全家住在山洞裏，於是當城市遭受核子彈攻擊時得以倖免，並且到城裏頭去救助親友，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作者的立意是很好，但是我們知道現代核子彈的威力，城市是爆炸中心，城外山上的山洞未必能掩護得了今日的核爆。更何況，開啓核戰的原因是一「某國獨裁元首病重彌留時所下的指示」。如此一來，難免讓一些有較清楚觀念的人看了覺得「怪怪的」。因此，有人提出「從科幻小說的流行度，可衡量那個國家科學發達的程度」，科幻小說不僅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先導的作用，也成為科學發達的一個指標。

科學——既是利器又能傷人。



· 科幻小說的魅力

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國較著名的科幻作品只有老舍的「貓城記」、沈從文的「愛麗絲遊中國」。直到民國五十年代，才有幾篇如黃海、後人的創作，這幾年來，在張系國等人的提倡下，國內科幻小說的創作方興未艾，知名的作家如張曉風、黃凡等也嚐試了科幻小說的創作，也使得國內的科幻小說呈現了較深刻、較深入的風貌。

科幻小說既稱之為「小說」，其文學性必不可少，科幻小說和古典小說不同的地方，就是「矛盾」和「衝突」。在古典



由於競爭激烈，人性往往被扭曲以應付永無休止的挑戰的矛盾與衝突，因此產生。



對人類類型的結局，悲慘的思想深種人心。科學極端發展下對人類帶來的衝擊。「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都有這種情形，把這個時代的衝突帶到未來，衝突的層面更大了，也更發人深省。這一類的科幻小說，是從另一個時空反映現代的問題。

此外，科幻小說所提供的趣味性和娛樂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倪匡的科幻小說幻想的成分很重，偵探性的情節，所塑造的英雄，都提供

小說裏，最好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無可奈何的衝突、人性的各方面、善與惡的衝突

，奈何善與惡都並存於人性，甚至難以劃分。像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描寫一個小偷，不得以去偷東西讓弟弟念書，就在弟弟小學畢業那天失風被捕了，這人到底是善是惡呢？諸如此類的衝突，自希臘悲劇以降，不斷出現在小說作品中。

至於科幻小說，則把這種衝突更加拉長。因為科學加上想像可以把科技進步、價值觀、道德觀，人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科學中「未來邏輯」帶來的對社會結構的衝擊，日後對現今崇信不疑的真理的批判……等，這些東西一提出，衝突就拉長了。科幻小說可以把時代提到將來去，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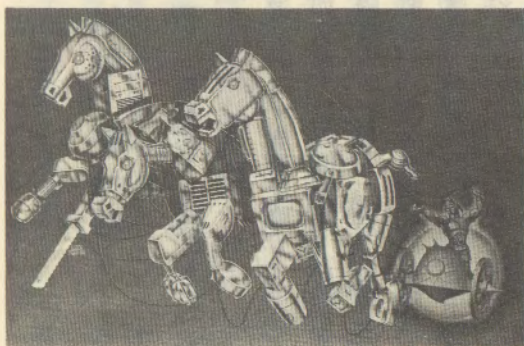
讀者一種普及的娛樂性。至於趣味性可分為幻想的趣味和文學的趣味來談。

科幻小說中的幻想，只要是合理的推想，便能呈現一個新奇大膽的結論。「假如……，那麼……」是最常見的形式了，

只要有個不管合不合理的「假如」，經過合乎邏輯的推演，就成了近乎荒謬的「那麼」，像張系國在「夜曲」中的一篇：「香格里拉」，描寫的是人類登陸黑石星，傳播了麻將玩法，於星黑石星上的居民——黑石——就依麻將花紋來定階級，產生黑石文化，而且還想對外傳播。由於黑石具有感應力，可以將普通石頭也變成黑石，於是當杭惠生擡頭一看，夜空中展現的是一張……一張紅中！這種別具一格的想像是一

其他類小說中是無法擁有的特質。

至於文學上的趣味，科幻小說在處理歷史演進方面有獨到的能力，大概因為可以天馬行空，縱橫宇宙毫無阻礙的緣故吧。例如西亞摩夫的「帝國三部曲」，縱橫數百年，銀河大帝國的衰頹，第一基地的崛起，謎樣的第二基地，其中古代人物的興替，時空的交織，歷史之輪運行的方向，都予人氣勢磅礴而又細緻之感。又如張系國之「銅像城」，寫那在呼回世界紫日照耀下奪目的數百丈高銅像，以及與銅像息息相關的索倫城歷史，道盡其淒涼悲壯之美。科幻小說的妙處就在這裏，既可以針對一點做無窮的想像，也可以對另一個時空如造物主般的予以大刀濶斧的安排創造。



誰能駕駛阿波羅的馬車——科學？

· 二十世紀的神話

—— 科幻小說

神話，可說是人類「集體的潛意識」，從各個文化早期的神話它們之間的共通性可以證明這一點。神話事實上也是人心靈對宇宙的寄託，所以「如果沒有上帝，人也要創造一個上帝」，但是不是真的有上帝就不知道了。

一八一八年科幻小說開始時，有一「科學怪人」，表現了人類害怕自己所造的東西的心態，怕被反毀滅。這種念頭在早期被人嗤之以鼻，那時人們還沈醉在科技的美夢中，認為整個未來文明可經由科技來解決。但現在這種悲觀的想法有擡頭的趨勢，因為整個科技文明走得太快，人人被新發明、新享受搞得目眩神迷，可是一旦加以反省，就發現科學不僅解決了問題，還帶來更多的問題，所謂「進步」，並

。間之念一在全，惡是善是學科



? 向方個那朝底到，步進與破突的味一

不表示樣樣都會變好。烏托邦 (Utopia) 先是聖經的伊甸園、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 (Moore) 的「烏托邦」，現代則成為歐威爾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早期的神話往往具有積極的啟發作用，現代文學則常常顯得消極而沮喪。許多人心目中的未來世界不再是光明燦爛，而是黑暗陰沈的，即使有人相信大同世界有朝一日終將實現，他們也不相信這個任務可由科學獨立達成。

既然知識爆炸已成事實，悲觀一點的態度反而可以讓我們有多一點反省的機會。科幻小說的積極意義不僅反映現代人的思想，還能提供一些檢討的方向。

· 「我們的」科幻小說

去年，中國時報辦了第一次科幻小說的年度徵文獎。作品的豐富和水準頗令人欣喜。很自然地，引發另一個我們關切的課題：「我們的」科幻小說在那裏？

儘管現代人對科學所帶來的生活改變不再表示樂觀，但我們仍不能喪失前瞻的精神和邁進的勇氣。前瞻的精神，也就是科幻精神——不逃避、不退縮、正視問題的精神。唯有高瞻遠矚，才不致任科學——這阿波羅的馬車——把我們帶到萬劫不復的深淵。

中國人一切講求和諧，連天上的神仙一個個都排好了官位，因此出了一個孫猴子便攪得天庭大亂。太講和諧就成了妥協；對現實的妥協，等於是眼翳般地遮住了前瞻的目光。這對科學的發達和普及是有很大害處的。科幻小說的目的，便是提出科學發達帶來的種種問題，喚起大眾去注意、預防或改善。

就如金庸的武俠不僅僅是武俠，好的科幻小說也不只是空有科學和幻想的架構。如何能將中國的精神表現在此架構中，發揮創造的精神，就有賴創作者的學養了。我們從現在看過去，就等於從未來看現在，或更遠的未來看未來；在這當中，如何用中國的眼睛去看，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真正好的科幻小說，一定會像紅樓、水滸、金庸一樣不朽。